

剜心去爱，痛不过相思入骨
笛碎魂灭，惟愿来生不见

水神传

下

言情小天后 唐小宁 巍峰之作
《花千骨》后最虐心、最动人的仙侠绝恋



倾城记
年度最受读者期待作品
全新深度修订，新增温暖番外，超值珍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三卷 凤凰于飞

第二十一章	万年守护.....	02
第二十二章	水后心血.....	14
第二十三章	阴阳永隔.....	26
第二十四章	葬神龙冢.....	38
第二十五章	痛不欲生.....	47
第二十六章	了却残念.....	58
第二十七章	心灰意冷.....	66
第二十八章	水后苏醒.....	81
第二十九章	命悬一线.....	89
第三十 章	凤凰梦魇.....	96

第四卷 步步为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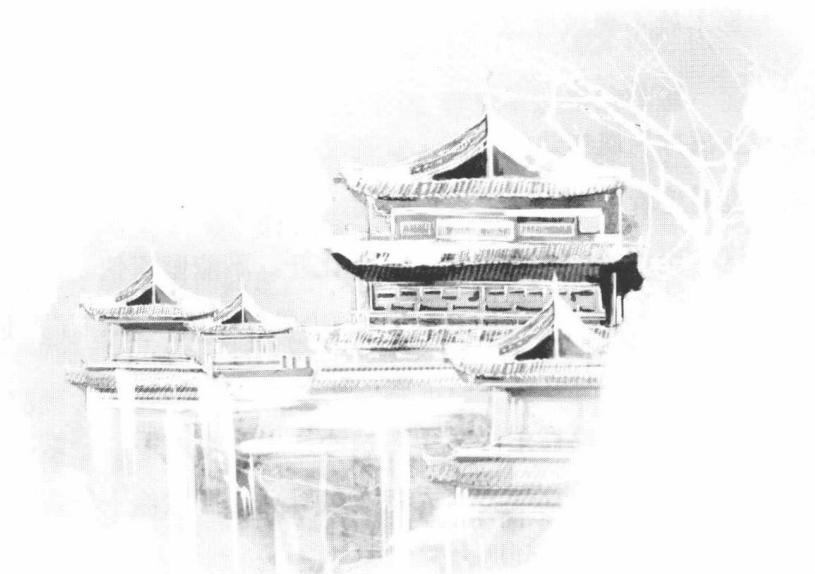
第三十一章	惊心动魄.	112
第三十二章	水晶空棺.	120
第三十三章	刺心骨刀.	128
第三十四章	凤凰涅槃.	139
第三十五章	笛碎人消.	149
第三十六章	痛失无双.	157
第三十七章	入骨相思.	167
第三十八章	剜心去爱.	176
第三十九章	不离不弃.	186
第四十 章	女帝无暇.	196

第五卷 宿命轮回

第四十一章	无双夙愿.	206
第四十二章	刻骨铭心.	214
第四十三章	但求来生.	221
第四十四章	却下黄泉.	230
第四十五章	沧海桑田.	240
番 外	文武双全，世间无双.	249

【第二卷】

鳳凰于飛



第二十一章 万年守护

紫影望着跌坐在地的两人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只能伫立原地不语，他要杀凤凰摆在面前，就算有苦衷也不值得原谅，走上今天这一步，紫影本就不奢求原谅，有些事，没人会做，他便会去做，哪怕万劫不复。

苏如意擦掉凤凰嘴边的血迹，安抚道：“没事了没事了。”

凤凰虚弱地看了她一眼，眼前一黑，瞬间昏了过去。

紫影这时走近一步，冷冷道：“你让开，不能留着他。”说罢，运气正要掌击下去，却见苏如意伸手接住他的手掌，怒道：“你疯了？他是小砚，伏苏珍惜的小砚，也是我珍惜的小砚，你敢杀了他？”

紫影手上一顿，略微迟疑后下定决心，甩开她的手，一掌继续下去。苏如意知道阻止不了他，便整个人趴在凤凰身上护住他，紫影大惊，来不及收掌，逆行运气减掉七分功力，却还是三分余劲打在她背上。

噼啪一声，骨骼断裂的声响，苏如意重重地吐出一口血，回头失望又绝望地看着紫影，虚弱地道：“你，怎么变成这样？”

“我……”紫影显然被她的惨状吓到，一时之间说不出一句话，倾身

上前欲抱起她，弯到一半又停住，想到了什么，紫影挺直了身影，一句话也没留下，转身慢慢地离开了，留下一地萧索。纷乱堆积的木槿花瓣顷刻随风飘起，瞬间湮灭了一个魔族本就无法表露的东西。

“及卿，为什么？”

苏如意视线紧跟着紫影，最后的质问已有些疯狂，只是人已离开，再也听不到答案。

苏如意背着昏迷的凤凰，一步一步爬上台阶，推开了惊鸿殿门，水惊鸿正站在画轴前若有所思，转头看见跌倒在门槛边的两人，负手凝视许久，才瞬移到殿门处，执起苏如意的手，从她手腕处灌入些许灵气。

苏如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便拉住惊鸿的袖子，求道：“救他，救他。”

惊鸿道：“莫急。”他伸手按在凤凰脑门上，要为他驱除妖毒。

苏如意焦急地看着凤凰，替他擦了擦额头直冒的冷汗，失声问道：“为什么不行？妖毒无解？”

惊鸿收回掌，无奈道：“我并非无所不能，这魔族之毒，四界里只有俪龙逆鳞可解，找龙邪要龙鳞怕是要费些时日，凤凰撑不住了。”

苏如意闻言心惊，情绪几乎失控，望着凤凰发青的嘴唇，慌乱间忽然想起那日龙邪曾留下龙鳞一枚，本是想治愈紫影身上之伤，如今，她管不了了，救凤凰是她此刻唯一的想法。她颤抖着从袖子里拿出一枚泛着青光的龙鳞，小心递给惊鸿，问道：“这个可以吗？”

惊鸿探究地看了她一眼，接过她手里的龙鳞：“他把龙鳞给你，可是了然今日局面？”

苏如意摇摇头，急道：“我不知道，你快救他。”

“你该明白，俪龙，即便是一点血液都不简单，你不要后悔。”说罢，惊鸿手指一动将龙鳞捏碎成粉末，掰开凤凰的嘴，青色粉末钻入凤凰嘴里，从食道开始，吸收着魔族之毒，不消片刻，凤凰一声咳嗽，整个人坐起来朝地上猛地吐了一口紫血。

苏如意急忙扶住他：“小砚。”



惊鸿轻拍她的肩膀，柔声道：“没事了，休息几日便好。”

苏如意一心一意只在昏迷的凤凰身上，没有留意到难得好说话又柔情的惊鸿，更没有细究惊鸿接过龙鳞时的表情，以及所说的话。

安置好凤凰之后，从床沿站起来时已经浑身发虚，她没走几步便要歇息喘气，背上的伤火辣痛楚，虽然不及凤凰伤重，却也实在被紫影魔气所侵，恐怕已是中毒了。但她那时不能让惊鸿知道，龙鳞只有一片，救得了她，便救不了凤凰。

想来她中毒不深，否则怎能如此清醒，就是不知道能撑到几时。

次日，惊鸿破天荒地没在她身上取血，而是带着她来到了惊鸿宫最为幽禁的地方，惊鸿闭关的宫殿，打开殿门散出一股发霉味道。刚跨过门槛苏如意便知道此处不只是闭关地方那么简单，从四周沁透出来的冷气更像是被锁在牢里的神祇发出的叹息。

事实证明她的直觉没错，这里确实是神之牢笼，封印的是上古之神的魂魄神识。自上古四族诞生以来，由四族王尊联手，先后设立了封神台、锁仙池、洗仙台、葬神窟等神之禁地，犯了禁忌的神祇通常会将神识和神体分别锁在锁仙池和封神台，而洗仙台则是真正的神之刑场，犯了大错的神族，通常会被推入洗仙台，自古以来，被推入洗仙台而重生的神族少之又少。

苏如意和温及卿便是其中两个，而更早前，从洗仙台里出来的，仅有水后玄素一人，至于后来发生的变故，却又跟洗仙无关了。

惊鸿慢慢指着前面的封神台，道：“凤凰为何被追杀，秘密就在这里，你看那里。”

顺着她手指方向，苏如意看到一名身穿凤凰羽袍的青年坐在那里，她差点失声喊出凤凰的名字，那青年和凤凰长得一模一样，应该是更像涅槃后的凤凰，黑色嚣张的长发，如刀削般的俊脸正目不转睛地望着造访的两人，一双紫眸最后定在苏如意身上。

苏如意正在诧异时，酷似凤凰九焰的青年，眼带几分邪气沉声道：“素素的心血，我能闻到那味道，你过来让我看看。”

一出声便能区分和凤凰的不同，她不会认错，苏如意诧异道：“他是谁？”

惊鸿叹了口气，道：“他是火族前王的魂魄神识，凤凰九焰的王叔，也是神王凤逍遙。”

苏如意更加震惊：“神王逍遙不是水族？”

惊鸿摇头道：“水后统御水族，在层层压力下，和火族前王凤逍遙在一起，万年前是一段佳话亦是一段孽缘，水火本不能共存，但她不信，挑起了神族之战，最终落个挫骨扬灰的下场。”

苏如意不可置信：“若挫骨扬灰，他又是谁？我又是谁？”

惊鸿一愣，随即笑道：“水族死前可以将魂魄神识和力量分开存放，等时机一到，便能复活了，复活的关键是，心血，神识，身体，而火族不同，火族死时必须身体寄在其他同族里，等身体长成，便能再次慢慢凝聚魂魄，借此重生了。”

“凤逍遙被封印的地方不是七星盘，而是天庭封神台，但终究算漏了一点，神王之体本该困在锁仙池，却被水后劫走，最后在洗仙台与凤王凰后一战，水后受伤逃走，神王自然落入洗仙台了。”

苏如意不解道：“那为何长得这么像小砚？难道是遗传？”

惊鸿笑了笑，道：“你太天真，那时的凤王凰后已经快死了，凰后受洗仙台水影响提前诞下金蛋，神王阴错阳差寄居蛋内，同凤凰九焰同体而生，某种程度上来说，凤凰九焰便是凤逍遙，但又不是，凤凰本是双生子，最终只活一个，该是凤凰九焰的死了，你现在所见，是神王原本样貌。”

苏如意不敢相信，若那人不是凤凰九焰，人间画壁前那一幕伏苏和凤凰的相处又算什么？这么多年来，一次一次地任性妄为，偶尔又态度软软地认错，委屈地喊着她名字的少年又是谁？

苏如意不信，真的不信，那种感觉，绝不是假的。她后退了一步，手

指着惊鸿：“我不信，不信。”

“今时今日，何须骗你。”惊鸿也不上前，只是慢慢地说着，“凤逍遥被封印后，水后绝望，在凤凰蛋上加了一道水神禁咒，除非她的心血醒来，否则凤逍遥不会醒来，你该明白了，你洗仙之后凤凰九焰的不同，那已经不是他了。”

“什……什么。”

“凤凰只要碰到水神心血之灵，神王逍遥便会自他体内苏醒，而这里的封神台，再也困不住神王，神王灵识会一点一点慢慢占领凤凰身体。紫影追杀凤凰，是为了杀神王。”

惊鸿话罢，坐在封神台上的凤逍遥附和道：“他说得没错，我在这鬼地方待了万年，倦了，我要去找素儿，只要我一出现在素儿面前，她一定会睁眼看我。还有那紫影是谁，我跟他有仇？”

苏如意平静地看着两人，问凤逍遥：“你出去之后，想做什么？”

凤逍遥邪魅一笑：“和素儿一起，找回万年前失去的，本王和素儿被遗忘了万年，委实不甘。”

苏如意大惊：“失去的，你指什么？”

凤逍遥哈哈大笑：“还能是什么？四神之主，四界天下。”

原来是想和万年前一样坐掌天下，立指江山，统御四神四界。苏如意脸色变了变，猛然站起来，手指凤逍遥道：“你休想！现在心血在我这儿，我做主！”她转头瞪了惊鸿一眼，讽刺道，“我以为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水后，原来不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凤逍遥微眯起了双眼，视线狠戾，道：“你做什么主，等我出去了，做主的是本王！”

苏如意厉声打断凤逍遥道：“你住嘴！只会坐享其成的混账！”

“你，野丫头！”

凤逍遥气得发抖，脸色铁青，他从未被人如此对待过，还是一个初次见面的野丫头，他心里恨恨地想，等出去了真的要好好教训她，哪怕她是

水玄素复活的功臣。

惊鸿面色一沉，幽幽地望着她，道：“我做什么，轮不到你管。”

却见苏如意苦笑道：“好好好，我也管不了你，刚刚我还想，也许你有苦衷，我真高估了自己，为了你，付出一切我认了，但为了他，想都别想！”

苏如意气急败坏又痛苦万分地从这个地方逃离，直到她消失在殿内两人的视野内，凤逍遙发出一声邪魅冷笑：“性子真烈，万年了也没磨平，哪里像我的素儿了？我的素儿最温柔了，怎么，你心痛？你也会心痛？”

神王面露不屑和鄙夷，惊鸿不以为然，反问道：“没有心，何来痛？”

凤逍遙了然一笑，附和点头：“也是，你的心早没了，素儿厉害，怎么就创造了你，太好玩了，实在太好玩了，我迫不及待要出去了，你会安排的对吧？不会让素儿失望的对不对？”

惊鸿冷笑，不屑道：“你之如何，与我何干？”

凤逍遙嗤之以鼻，口气更呛：“如果不想要回曾经封印的记忆，你就试试怠慢本王？”

“你以为，我在乎？”

一句淡淡的回答，惊鸿不再理会凤逍遙，只是负手转身离开。走至殿外时，平淡的脸上忽而眉头一皱，像是极力地隐忍压抑，眼中闪过些许痛楚，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片段闪过，不知道尘封多久的年代重现，桃花树下，一白衣男子手上捧着写给别人的竹简，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可他还没等到，就被一道水光击过心脏，瞬间轰然倒地。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忘记最初的目的，只是茫茫然地往回走，连那奉若珍宝的竹卷也被丢弃一旁，像垃圾一样被他抛弃了。之后的事情，他更是没有印象，只觉得慢慢地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

于他而言，那真的是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局的欢迎，甚至连路人甲乙都没有，从头到尾，只有茕茕孑立的白衣，他水惊鸿，又为何要为这陌生的片段迟疑，如果真有人牵挂着她，他等了这么多年，那人又为何迟迟不现。



他，已经不是曾经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了。

所以，他不在乎。

苏如意一路小跑出惊鸿宫，望着神器库的方向，脸露不甘神色：“凤逍遥算哪根葱！休想我为一个火族前神王，再赔两个进去，那是我珍惜的人，凭什么？”

这两个人不用说，自然是凤凰和及卿。走到这一步，苏如意知道自己走错了，当初惊鸿所迫，虽不得已，但她没有誓死反抗，甚至没周全考虑，及卿凤凰之后会如何，如今报应在身，还是因为自己，让他们一个两个都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万年前神族之战的水太深了，她不能坐以待毙。

打定主意后，苏如意放慢了脚步，向神器库前行，站在神器库前，心境和以往已大不一样，物是人非，凤凰和及卿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一个迫不及待地冲出来欢迎她，一个则站在原地静静等着她。

她心中涌起一股酸楚，再看一眼神器库，便跨过门槛，打了盆水，往凤凰的屋子走去。

苏如意坐在凤凰的身边，将毛巾打湿拧干，轻轻地在他额上擦着，一下一下无比轻柔。他极为不舒服地嗯哼一声，干涩的嘴唇已经开裂，脸色惨白却似被梦魔抓住，无法从梦里脱身。

他越来越痛苦，眉头皱紧，连身体也不住颤抖。苏如意扔下毛巾，双手按住他的肩膀唤着他：“醒醒，快醒醒，你是火王，为何害怕？”

兴许是她的话奏效了，凤凰竟不再颤抖，而是渐渐地睁开了眼睛，看见她一脸焦急的神色，他再也忍不住紧紧抱住了她，失声抖道：“如意。”

苏如意手顺着他的背，安抚道：“我在。”

凤凰更加痛苦道：“你告诉我，火王为何就不会害怕？每个会呼吸的生灵，不管是神还是人，都会害怕的，我只是凤凰，你宠着的小砚，你知道不知道，我伤了你，在那个摆脱不了的梦里，我很怕真的伤了你。”

苏如意一时无言，却知他说的是真，否则也不会深陷梦魇，痛苦得如此惨烈。

她轻轻捧着凤凰的脸，对上他的双眼，脉脉地看了一会儿，低声道：“也许离了这鬼地方就会好，如今，你还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凤凰看了她一会儿，眼中闪过矛盾、痛苦，最后变成一抹难以消除的决绝和清明，决然道：“在这之前，我会说我愿意，但经历了紫影那件事，有些东西我明白了，我不能走，不能和你一起走。”

苏如意愣了愣，哑然道：“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小砚？”

凤凰闭上双眼不再看她，眉头微微皱起，隐忍几分痛苦，道：“我没有糊涂，我很清醒，在你身边，我怕噩梦成真。”

苏如意顿时气道：“你是凤凰九焰，火族之王，一个梦也怕？”

“如在以前，山崩地裂我也不管，但现在，我很危险。”凤凰神情已有几分难以解脱的痛苦。

从没见过这样子的凤凰，苏如意又惊心又担心，欲言又止，话到喉咙吞了下去，她巴巴地看着他，看他慢慢地扭过身子背对自己，不由得喉头一酸，颤抖道：“你这么迷信！背对着我是什么意思？你再不转过身来，我不管你了！”

苏如意说完，等着凤凰转身，像以往闹别扭那样，只需一个眼神一句话，只是，这次他没有这么做，只是慢慢地说了声：“你很烦。”

苏如意脸色一变，果真站起来，端了水气急败坏地离开屋子。

凤凰面露隐忍神色，最终偷偷转了头，看着她消失在视线现里，苍白的脸上只剩苦笑，这次她没有像以前一样，又折身返回，软软地讨好喊他的小名，原来，她也有忘了不再做一些事的时候，幸好，她没有回头，否则便会发现少年伪装的坚强，早已崩溃得不像样子。

次日，凤凰瞪着血红的双眼，刚要入睡，听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一道身影透着光线靠近，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



凤凰皱着眉看着苏如意端了盆水走到他跟前，一脸讨好地对他道：“昨天我语气冲了些，我想开了，我就算走了惊鸿又能拿我怎么样，我是毁不了这颗心脏，但逼急了我掏出来还他，看他还嚣张？所以，那些有的没的你不要想了，我们一起走吧。”

凤凰拉过锦被蒙住脸，只露出一双幽幽的眼睛盯着她，口中吐出一句老成的话：“幼稚。”

苏如意放下玉盆，继续眉开眼笑“是是是，幼稚了，那你想不想去玩？”

凤凰冷冷拒绝：“不想。”

苏如意被噎得无语，干瞪着他，以往这小子总是两句话被她说服，怎么突然这般强势，令她没有半点办法，再看他一脸软硬不吃的模样，铁了心要和她唱反调，心中一阵惆怅，该如何让他服个软。

凤凰看她眼珠骨碌碌转着，知她又在想着说什么话哄她，便又说道：“你别费心了，我说不走就不走。”

“好吧，不走也行。”苏如意低眉抬眼，笑道，“你看你眼睛都红了，定是一晚没睡，你先睡会儿，我就在这里守着你，不怕那怪梦，那等你伤好后，我们一起去放烟花，好不好？”见凤凰脸上有所松懈，便顿了顿，低声下气道，“好不好，小砚？”

凤凰半天无语，差些点头，惶然醒悟般推开她，探究地在她脸上看了几眼，在她双眸里满满的是动容暖意，他张了张口，最后目光定在她的袖口，从她袖子里面掏出一个炮仗，看了又看，眼眶红了起来，他沙哑地道：“这个就送我了，你再回去拿几个过来，入夜了，我们一起放。”

凤凰九焰一句服软，一个暖暖的眼神，苏如意只觉一股暖流涌上喉头，不由自主地笑了，她点了点头，道：“好，送你，这里面有我的保证信，若我负了你，你就用这封信好好谴责我，让全四界都来骂我。小砚，我很高兴。”

她说到最后有些语无伦次，凤凰静静地看着她，似乎在催她快走，她才站起来道：“我这就去拿，你等我，等我啊。”

苏如意转身跑出了屋子，其间还听到撞到案几的声音，却是无暇顾及，挡不住她的欣喜和去意，直到她从视野中离开，凤凰才慢慢地叹了口气，指节抚过炮仗，视若珍宝地把玩，而后将炮仗放进胸口用衣裳藏住，撕下一段袖口，他咬破手指，迟疑片刻，忽而一点锐光凝聚双目之内，手指在锦缎上流畅优雅地写着。

书写完毕，将锦缎轻轻放在一旁抚平，凤凰从床上跳下，直直地站着，自说道：“别躲了，我都知道了。”

话音刚落，魔族紫影凭空而现，他来到凤凰跟前，略微迟疑，道：“你如何得知？”

“闯进惊鸿宫抢走琥珀时，看到了封神台的逍遙王叔，我这样子，完全照他的样子来长，哪是九焰本人？”凤凰走至座椅旁，手扶着椅把，手指深深掐入木头里，越是用力，越是绝望。

最终，他放开了手指，方才咬破的手指再次淌出血来，莞尔道：“可我不甘心，挣扎过，仍想涅槃做我自己，可是，我控制不住身体里另一个自己，再次回到天界时，哪怕伤了她，还是心存侥幸，可以的，可以只做小砚，但直到你出现。”他手慢慢指着紫影，更为痛苦，道，“连温润如你，天下无双的妖玉及卿，都要拔刀相向，我大概没救了。”

紫影身形微晃，似为凤凰所动，他手抓过自己红白相间的头发：“哪怕曾经一夜白了半头，费尽心机变强，也于事无补了。”

曾经闯入人间的时候，少年脑里满满是涅槃，便真的引了场雷火烧身，可惜不是凤凰族地特有之火，凤凰站在火中无法浴火重生，冷汗不及流出便被烘干，他被混乱的心情反噬，突然想起他要死了她怎么办，还欠她一个解释，害怕她因此受惊鸿惩罚，少年眼眶一红，一口血喷得老远，大火被凤凰血熄灭，他已经奄奄一息躺在焦地里，醒来时已是隔日。人是恢复了平常模样，只是一夜白了半头，再也无法恢复。

紫影呆了呆，愕然道：“我以为她知道。”

凤凰微微一笑，道：“你也未免太小看我，那时她到人间是为心伤，



我何苦添堵？如今，说了何益？不过多添她痛苦罢了。”

以前的凤凰只会霸着她撒娇，肆无忌惮；以前的凤凰总有特权，站在她身边，他总以为，这是她的无原则宠溺，凤凰无底线纠缠，可如今凤凰一番觉悟如石投波澜，惊起了水波涟漪，这样一名少年，是有资格站在她身边的。

紫影再是一愣，坦诚道：“是我小瞧你了。”

凤凰双眼亮了亮：“现在，我不怕你小瞧了，我配站在她身边。曾羡慕你能在她背后等着她，现在，我不羡慕了。”

紫影从未听过他这样说话，愣愣地看他的脸，道：“我，也曾羡慕你。”

“我知道，早就看出来了。”凤凰得此答案，压抑在心头的情绪忽然都放开了，他抬头望着窗外，仿佛看见了漫天璀璨的烟花，他幽幽地，如忽然绽开的兰花，带着香气而渐渐迷失深谷，轻轻地叹息，“只是，还是觉得遗憾，好多事没做过。”

他真的好想和她一起走，一起看那烟花，她亲手做的烟花，定然绝世不同。

紫影走近，掌中凝聚魔族紫气，看了一会儿，忽然感觉喉咙苦涩，压低了嗓音痛苦道：“不要怨我，若凤逍遥在你身上重生，便阻止不了水后苏醒，除心血外，她也是承载水后魂魄神识的最好人选，那时，不止她魂魄碎了，四界大乱，何谈以后。”

“魂魄碎了？”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她没有前世，没有来生，只有今生。若是魂魄碎了，就是彻底没了。”

这算什么？

别人都有前世今生，唯独她没有。

凤凰有些伤感，想起凤凰族地的数年相陪，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她为什么一直在否定伏苏，那是她自己。”

“她身上有桃花禁咒，忘记了一些事，更何况她一魂被藏，那是她做回伏苏的关键，可惜我找了万年，不知藏在哪里。”紫影顿了顿，“酆都有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众生成前，我曾在酆都走了一遭，看到了种种过往，那时才明白，万年前惊鸿并没有真正杀了她，只是让她记忆残缺。”

凤凰愕然抬头，突然不明白，为何惊鸿从不解释。

“对不起，我已经守候她万年了，只能委屈你了，凤凰。”

凤凰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忐忑道：“昨夜若她再回头劝我，我肯定不管不顾了，现在，我想通了，那句老话说得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动手吧。”

